

◆东敲西击

◎俞可

恰同学少年，寻大本大源

101年前初冬的一个子夜，1920年12月1日，长沙文化书社，青年毛泽东写下“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这是一份复函，写给远在法兰西留学的蔡和森。

留法期间，蔡和森接连给毛泽东寄去11封长信，第一封写于1920年8月13日。因邮路不畅，这封极为重要的信件，书写在法国盛夏，收悉于长沙初冬。

“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辨，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抵法国不及半载便“猛看猛译”马克思著作的蔡和森灵光一现，“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只因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进而寄望于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准备”。

对这一破天荒的倡议，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的复函中“表示深切的赞同”。在1920年9月16日的信中，蔡和森向毛泽东提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这是史上首次以系统的建党理论和建党原则命名所要建立的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谓之“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欣然告知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笔者注）等已在进行组织”，而“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颇不愧为‘旗帜鲜明’四字”。

相约建党，身处欧亚大陆两端的“东毛西蔡”堪比“南陈北李”。陈独秀与李大同是同人相约，毛泽东与蔡和森则为同窗相约。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欲言救国必先重二子。……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杨昌济弥留之际给挚友章士钊写下托孤之信。在追求最新民本主义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5年9月，毛泽东化名“二十八画生”张贴《征友启事》。虽应聘者寥寥，却为“当代英才”之聚。

然而，彼时中国为这群“当代英才”所痛彻：“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以“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为纪律，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刘家台子的蔡和森家，应征的12位学友及召集人毛泽东携手共创新民学会。与会的罗章龙即吟道：济济新学会，风云一代英。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礼记》）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厦”（蔡和森《少年行》）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为实现革命理想而“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而“动其心者，当具其大本大源”（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青年毛泽东所言救国救民之“大本大源”何处寻？

毛泽东与蔡和森商定，分头打开“各方面的‘阵’”，在各方面培育“打先锋的人”，一个“出洋”，“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一个“暂不出国去”，“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毛泽东1920年2月致陶毅信）。毛泽东率先在湖南发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并先后四度抵沪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饯行。最令毛泽东动容的是，时年54岁的蔡母葛健豪携子女蔡和森、蔡畅以及未来媳婿向警予、李富春一并留法，被誉为“中国女界之创举”，亦由此成立新民学会法国支部。

鉴于这种“打先锋的人”打开“各方面的‘阵’”，在1921年1月由毛泽东主持的新民学会新年会议上，决定改学会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为手段。唯有胸怀中国与世界，这群三湘学子才能跟随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北上赴京联络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之途，蔡和森尚且感慨“虽无鲁阳戈，庶几挽狂澜”。而随着连通欧亚大陆的同窗两地书频频，新民学子已手持“鲁阳戈”——马克思主义这个“大本大源”。恰如青年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信恩师黎锦熙：“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正因为新民学会“经纶天地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庸》），在接受埃德加·斯诺的访谈中，毛泽东称该会“对中国的事情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20年”，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的人党时间一栏，毛泽东慎重填写这个年份。那是“峥嵘岁月稠”的新民学会时代：岳麓山脚，湘江畔，橘子洲头，“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毛泽东《心之力》）。



房顺 摄

◆笔走万象

◎子薇

风中的芦苇

曾经好些年里，年轻英俊的二哥得空便坐在中院村家门口，唇边横一管自制的芦笛，吹奏悠扬的曲调，“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这首歌，二哥吹奏的频率最高，我每每听时，都会痴了一般，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力量在风中荡漾。那种力量，是来自芦笛的，也是来自二哥心底的——蓬勃，美好，略带着淡淡的忧伤。

精巧灵秀的芦笛，由苇秆制成。最早识得芦苇，是于年少时看母亲裹粽子，所用的材料是苇叶。苇叶的香气，有一股清气，那种清气，该怎样形容呢，“天街小雨润如酥”，就那么不着痕迹的，从四面八方漂移过来。母亲包裹得漂亮的粽子，功居首位者，当属苇叶。提前些时间，泡好糯米和红豆，苇叶加清水放点盐煮上几分钟，如此，原本韧性很好的苇叶，其韧性又提升了几分。苇叶的香，让人闻过不能忘。

苇叶有韧劲，苇秆亦然。纤秀易折，却是折而不断，这般的坚韧品质，成就了苇秆担当枕簟的精良之材之大成。

每一样草木都与人一样，有其独特的气质和气场。譬如，杨柳是阴柔的女性的，春夏时节，纷披的枝条叶脉在微风中起舞飞翔的样子，其强大的魅力让人惊艳到窒息；银杏则是阳刚的男性的，春夏之交的累累硕果，金秋时节的满目金黄，玉树临风，又敦厚阳光，作为行道树的它们，之气派之拉风已然到了势不可挡的境地。而芦苇呢，兼具二者之长之好，既有着女性的温柔妩媚，又有着男性的风流倜傥。

生长于水渠边的芦苇，有着天然的脱俗超拔气质——飘逸的，清冽的，独立于尘世之外的。这世上，有一种人，有一些物，芳华绝代，高不可仰。让人无边地向往，却又是这样的望尘莫及，及至生出莫名的绝望情绪，那般绝望的情绪，锐利，疼痛。是的，纵然后天铆足了劲地修炼，亦是无以弥补，更别奢谈什么追赶和超越了。有些美好，我们无以抵达，那就尽可能地做最好的自己吧。一如芦苇，即便生于村野沟渠，也照样可以把我们的眼眸照亮。

和我们人一样，芦苇也需要岁月的沉淀，需要经风沐雨，方致渐渐有了经得起推敲的厚重和隐藏在骨子里的四射光芒。“人居芦苇岸，终夜动秋声。”秋意是往深处走，芦苇便越发地好看耐看了。及至深秋寒冬，芦苇吐絮，芦花飞雪，在刺骨的寒风里，从青丝到白头。那白头，不仅全无暮气，却平添一身仙气，芦苇的万千气象、铮铮风骨一下子呈现出来了。那般逼人的风华，是生命在日复一日的骄阳寒风里淬炼锻打，往沧桑的境地里，也是往更成熟高远的境地里，不停歇地不知疲倦地走——境界苍茫，诗意忧伤，卓尔不群，孤绝高蹈。

帕斯卡尔曾言，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多年前初始看到这句话时，有些困惑，于是，每每见到芦苇，必会细细地打量一番。后来，渐渐地明白：人不过是一根苇草，虽然具备折而不断的品质，但终究还是脆弱的；饶是如此，纵然脆弱的生命，倘若，有深厚的思想，有富饶的精神，有丰盈的灵魂，那便足以让我们仰视崇敬爱戴——仰视其高度，崇敬其深度，爱戴其广度。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芦苇姿态优雅地静立于大地上，也温润如玉地行走于诗经里。不发一言的芦苇有着于静默中传递美好、让人感受美好的力量。空闲时，我喜欢或坐或立于芦苇边，听风听雨，看云卷云舒。芦苇如诗行，流水如诗行，醉了的不仅仅是我们人类，还有穿梭于芦苇间的成群鸥鸟以及阵阵清风。

从小区走出去，便是中央公园。中央公园依水而建，与一条长长的河流相依而行。清风在芦苇间穿梭，芦苇在清风里浅吟低唱。芦苇，清风，不期然的相遇，便成绝配。它们距离我们很近，又距离我们很远，近在我们普通的生活日常里，又远得缥缈如仙。世上所有美好的物事人，大约都是如此这般的——让人捉摸不定，让人浮想联翩……



◆海上飞花

◎海飞

唯有草木最深情 ——读那海散文集《故宫草木志》

收到那海散文新作《故宫草木志》，心中讶异于作者为什么选择了写草木，而不是选择写其他。哪怕是选择故宫的龙椅、天气、光阴、大红宫墙或者一只猫。杭州城春天的草木，郁郁葱葱地升腾着生长，在风中忘乎所以地飘摇。我简陋粗鄙的日常生活中，偶尔会行走在杭州城一条穿城而过的河边，看到那些亲切的草木，陡然惊醒我，让我感知人间正是四月天，植物欢呼尖叫的季节里，我们本身就成为了春天的一部分。

这些春天普通的草木提醒我们，人生在持续地行进，人间孤单而美好。那么也是此刻，紫禁城的春天，正在那海的新作《故宫草木志》中矜持地呈现，文华殿前绚烂的海棠花瓣飘落如雨，武英殿的丁香幽深长远，御花园的牡丹含苞待放……在我眼里，这是一部禅意之书，也是一部将故宫草木及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与草木相关的文物结合得天衣无缝的散文集。全书分为三辑，大致以春花、夏果、秋树为序。其中梅花、玉兰、海棠、山茶、牡丹、石榴花、木芙蓉、桂花、乌桕等花木，杨梅、桃子、葡萄、柿子等佳果单独成篇，根据文字精心选配故宫博物院藏的古代文物，在那些陈旧的图录里，淡淡地泛着艺术生命力不朽的光华。在书中，故宫现实中的春花美景与画中的海棠、青白玉雕的玉兰、雕漆盘上的牡丹相互映衬，古老的书画、器具、书籍上的花木形象顿时鲜活起来，旁及玩月赏雪的风雅。

我想，扑面而来的纸的气息，以及纸上所有的烟岚，就是植物的气息和升腾的灵魂。那海穿针引线，让植物和纸在这一本书中美好地相遇。故宫这样的地方，是人生中最为繁华和最萧条都依次呈现的地方，有华贵也有杀机，有紫气也有阴柔。而故宫的植物，是所有官中这一切像电影一样上演着的爱情、斗争、荣光、血泪、虐心、悲鸣等事件的见证者。她不语，不代表她没有目光，不代表她没有心，不代表她不敏感不热烈，不代表她只是将所有的见解，收进自己深深的孤独中，一言不发。

我当然相信草木是孤独的。在我漫长的少年时代，经常站在村外河边的滩涂上，站在齐腰深的枯黄的野草中，望着在鸟影中徐徐远去的夕阳。直到成年后，我仍然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书房，我能听见时间像流水一样从身边远逝时的声音。草木静美，时光深远，那种寂静之美会让人心无半点染尘，那是一种震撼的绵延的静美。那海也在这个集子中这样说：“曾在大雪时走在故宫，四周一片苍茫，人有一刻似与万物融汇在一起，行将湮没在无边的宫殿之中，好比没有古今当下，没有前尘往事，没有王侯将相，忘了人世，忘了大河流淌，天地归于静谧，大雪还在继续。这种感受至今犹记……”

所以我想，那海是有幸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验此中弥足珍贵的静美。

此外我坚定地认为，那海是一个被忽视的散文家。之前她出版了《溪山可行旅》《华美的冒险》《明清后妃的爱恨往事》《写作的女人危险》《有限的完美》等散文著作，几乎都是故宫出版社出版的。每次出版新作，她都有寄我新书。打开第一页，我就能知道她的静秀却又跳跃的文字，能在散文界的哪个刻度线上。但是，有时候连她自己也忽视着自己的写作，从无圈层，但矛盾的是她对文字又无限热爱。她就像草木，有时候沉浸在露水白霜的冷寒中，有时候泡染在晚霞黄昏的暖意里。恣意的，无所谓的在风中飘摇，像被风吹起的芦苇花。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忽视自己的人生，腴腆、与世无争是她的常态，在不多的交往或者凭直觉臆断的粗浅认知里，我觉得她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不谙世事。她在自序中写道：“那日在故宫见一角宫檐边探出几枝粉红的桃花，含烟带露，像极晖南田的一幅桃花图。宫中之草木，与世间平常草木一般，哪有什么富丽与华贵，不过就是真诚地开着花，过着滚烫或清冷的一生……”

所以我也私下里猜测，那海其实是把一切看得十分明白的人。尽管我们如草木一般生长，但却经常会在人生中迷失了方向。人生如同草木一般，有时候葱茏，有时候颓败，最后归于尘土，像未曾来过这世界一般。故旧的大宫殿，让人想到辽阔和苍凉，草木让人想到人生和温暖。那么，那海笔下的故宫草木，让人想到，辽阔的人生，既温暖，又苍凉。

唯有草木最深情。这本书中的每一个文字，都是那海写给草木的情书。

◆世说新语

◎俞天白

为善不同，同归于治

古人在造字的时候，对于“人”字，一定煞费苦心，寄予厚望。这厚望，既非升官发财，纵横天下，而是相互支持、相互关爱。于是有了这谁离开谁都会倒扑的一撇一捺。这真不愧是对人内涵的最佳诠释。正是如此，在我眼里，“人”字是所有文字中最美的，因为蕴含着最深沉的大爱与大善，并以这一理解来审视与评价世界。

当然，首先是体现在我与人、与朋友的交往中。其中最突出的是东银中心董事长陈萍。那是他刚借助由阳庭打翻身仗的时候。“公园不在我家，我家住在公园里”。一看他所拟的这一广告词，我的心就一动：真美呀，美的生活环境，美的生活内涵，美的生活追求莫过于此了。以美招徕顾客，此公一定很善良！我们交往逐步深入以后，了解他确是这样一位企业家。他青少年时代很艰苦，怀着对生活的良好向往，对人生的美好期待，一路拼搏，几度沉浮曲折，都没有低头。到事业获得成功，他美的追求真的和善糅合在一起了，这就是将社会文明度的慈善事业，作为他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08年，向上海市市长宁区红十字会捐赠巨款用于支援四川汶川地震开始，他先后向长宁区民政局、慈善基金会、光彩事业促进会、复大公益基金会、福缘禅院、武警总队消防长宁支队、上海海洋大学、上海理工大学、江西宜丰慈善总会等单位捐款，共40余项，计人民币2700余万元。其中，“组织‘蓝天下的至爱’及慈善志愿活动的费用等尚未计算在内。此外，他还从向义乌市大陈镇北金山村捐助老年协会经费开始，陆续为故乡义乌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巨款，数额之大，远远超过了上述所统计的。列其要者，有义乌市慈善总会捐赠500万元，用于大陈镇北金山古塘洪村建设文化礼堂；为苏溪镇杜村文化礼堂建设，捐赠400万元；向义乌市革命老区开发建设促进会捐款100万元；向浙江省义乌市教育基金会大陈镇分支机构捐款300万元……

陈萍的善举，就是这样，大到对慈善机构、文化教育、宗教信仰、家乡文化建设和外省市的环境改造工程资助，小到帮助个人纾困，支持山区孩子求学，如他要求单位以党组织名义每年定期慰问一些生活上有多困难的市民，像虹桥路的吴姓女士患有多种疾病，其儿子、媳如青回沪，收入微薄，这种触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多样性，不由得让我对陈萍人生追求方面的关注深入到了原点：他所追求的美学价值。因为，唐代诗人王勃留有名句：“为善不同，同归于美”。善，即是美。善行，即美德。

的确，企业家陈萍始终以追求美学价值的形式，在书写人生答卷！

这答卷是精彩的，多角度、全景式的，请看，他继续以慈善行为在书写。他的关注点，不仅限于扶危济困，对生他养他的故乡老人的关怀，延伸到陈氏宗祠的建设。孝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孝，必须从自身做起，借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不为一般人理解的突破。就是这一点，让我发现这位企业家以往所行的那些善举，从美学价值上说，只是他人生追求的第一个层次，他希望达到的还有更远的目标，可以说是王勃的这一名句索源。王勃的“为善不同，同归于美”，只是对《尚书·周书·蔡仲上》的“为善不同，同归于治”的演绎。“为善”，最终就是为了“同归于治”。“治”，就是治理，对于社会，首先是教化、培育、引导、熏陶、塑造人的美好心灵，而后才是组织、管理，并由此衍生种种规章制度，除此无以体现人类的核心价值。正因为如此，慈善行动看起来是对人的关爱，但每一步、每一笔，着眼的都是这个“治”字。治，即治理：安定，祥和，互爱，自信而有尊严的那种安定祥和，人人比善，使社会始终具有稳固的凝聚力和旺盛的创造力。人尽所能，生活富裕，社会安定，国家繁荣昌盛。这个“治”，才是以家国为情怀的大爱，这才具有体现社会核心价值的美，这也是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每个社会成员的责任。

我坚信，这种通过善举展示美的穿透心灵之力，是不可低估的。天地之间，人始终是中心。之所以被尊为中心，就因为人是最懂得相互关爱、相互支撑，形成了合力，才成为万物之灵，也是因为人类的生活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无所不至的，所负的历史使命，也是宏大而隽永的，可以在衣食住行甚至陌路同行举手投足间，以小善汇成的大爱来展示这种美；也可以在改天换地、大开大合中，通过互相扶持，不惜舍生取义，以达到大爱大治。人类历史上，这种对心灵的特殊穿透力，谱写出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故事数不胜数！关键就在于你是否牢记人字必须相互支撑这一结构，并深信这一结构带来的美的穿透力。



渔歌 摄